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二十九回 脫難江流來國土 承恩八戒轉山林

詩曰： 妄想不復強滅，真如何必希求。
本原自性佛前修，迷悟豈居前後。
悟即剎那成正，迷而萬劫沉流。
若能一念合真修，滅盡恆沙罪垢。

卻說那八戒、沙僧與怪鬥經個三回，不分勝負。你道怎麼不分勝負？若論賭手段，莫說兩個和尚，就是二個也敵不過那妖精。只為唐僧命不該死，暗中有那護法神祇保著他；空中又有那六丁六甲、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、一十八位護教伽藍助著八戒、沙僧。

且不言他三人戰鬥。卻說那長老在洞裡悲啼，思量他那徒弟，眼中流淚道：「悟能啊，不知你在那個村中逢了善友，貪著齋供？悟淨啊，你又不知在那裡尋他，可能得會？豈知我遇妖魔，在此受難？幾時得會你們，脫了大難，早赴靈山？」正當悲啼煩惱，忽見那洞內走出一個婦人來，扶著定魂樁，叫道：「那長老，你從何來？為何被他縛在此處？」長老聞言，淚眼偷看，那婦人約有三十年紀。遂道：「女菩薩，不消問了。我已是該死的，走進你家門來也，要吃就吃了罷，又問怎的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不是吃人的。我家離此西下有三百餘里，那裡有座城，叫做寶象國。我是那國王的第三個公主，乳名叫做百花羞。只因三年前八月五日，玩月中間，被這妖魔一陣狂風攝將來，與他做了三年夫妻，在此生兒育女，杳無音信回朝。思量我那父母，不能相見。你從何來，被他拿住？」唐僧道：「貧僧乃是差往西天取經者，不期閑步，誤撞在此。如今要拿住我兩個徒弟，一齊蒸吃哩。」那公主陪笑道：「長老寬心，你既是取經的，我救得你。那寶象國是你西方去的大路，你與我捎一封書兒去，拜上我那父母，我就教他饒了你罷。」三藏點頭道：「女菩薩，若還救得貧僧命，願做捎書寄信人。」

那公主急轉後面，即修了一紙家書，封固停當。到樁前解放了唐僧，將書付與。唐僧得解脫，捧書在手道：「女菩薩，多謝你活命之恩。貧僧這一去，過貴處，定送國王處。只恐日久年深，你父母不肯相認，奈何？切莫怪我貧僧打了誑語。」公主道：「不妨，我父王無子，止生我三個姊妹，若見此書，必有相看之意。」三藏緊緊袖了家書，謝了公主，就往外走。被公主扯住道：「前門裡你出不去，那些大小妖精都在門外搖旗吶喊，擂鼓篩鑼，助著大王，與你徒弟廝殺哩。你往後門裡去罷。若是大王拿住，還審問審問；只恐小妖兒捉了，不分好歹，挾生兒傷了你的性命。等我去他面前說個方便。若是大王放了你啊，待你徒弟討個示下，尋著你一同好走。」三藏聞言，磕了頭，謹依吩咐，辭別公主，躲離後門之外，不敢自行，將身藏在荊棘叢中。

卻說公主娘娘心生巧計，急往前來，出門外，分開了大小群妖。只聽得叮叮噹噹，兵刃亂響。原來是八戒、沙僧與那怪在半空裡廝殺哩。這公主厲聲高叫道：「黃袍郎！」那妖王聽得公主叫喚，即丟了八戒、沙僧，按落雲頭，揪了鋼刀，攬著公主道：「渾家，有甚話說？」公主道：「郎君啊，我才時睡在羅幃之內，夢魂中，忽見個金甲神人。」妖魔道：「那個金甲神？上我門怎的？」公主道：「是我幼時在宮內，對人暗許下一樁心願：若得招個賢郎駙馬，上山名，拜仙府，齋僧佈施。自從配了你，夫妻們歡會，到今不曾題起。那金甲神人來討誓願，喝我醒來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因此，急整容來郎君處訴知，不期那樁上綁著一個僧人。萬望郎君慈憫，看我薄意，饒了那個和尚罷，只當與我齋僧還願。不知郎君肯否？」那怪道：「渾家，你卻多心，甚麼打緊之事。我要吃人，那裡不撈幾個吃吃，這個把和尚到得那裡？放他去罷。」公主道：「郎君，放他從後門裡去罷。」妖魔道：「奈煩哩，放他去罷，又管他甚麼後門前門哩。」他遂擲了鋼刀，高叫道：「那豬八戒，你過來。我不是怕你，不與你戰；看著我渾家的分上，饒了你師父也。趁早去後門首尋著他，往西方去罷。若再來犯我境界，斷乎不饒。」

那八戒與沙僧聞得此言，就如鬼門關上放回來的一般，即忙牽馬挑擔，鼠竄而行。轉過那波月洞後門之外，叫聲：「師父。」那長老認得聲音，就在那荊棘中答應。沙僧就剖開草徑，攬著師父，慌忙的上馬。這裡：

狠毒險遭青面鬼，慙慙幸有百花羞。
鰲魚脫卻金鈎釣，擺尾搖頭逐浪遊。

八戒當頭領路，沙僧後隨，出了那松林，上了大路。你看他兩個嘖嘖嘈嘈，埋埋怨怨，三藏只是解和。遇晚先投宿，雞鳴早看天。一程一程，長亭短亭，不覺的就走了二百九十里。猛擡頭，只見一座好城，就是寶象國。真好個處所也：

雲渺渺，路迢迢。地雖千里外，景物一般饒。瑞靄祥煙籠罩，清風明月招搖。崔嵬嶺嶺的遠山，大開圖畫；潺潺緩緩的流水，碎灑瓊瑤。可耕的連阡帶陌，足食的密蕙新苗。漁釣的幾家三澗曲，樵採的一擔兩峰椒。廓的廓，城的城，金湯鞏固；家的家，戶的戶，只鬥逍遙。九重的高閣如殿宇，萬丈的層臺似錦標。也有那太極殿、華蓋殿、燒香殿、觀文殿、宣政殿、延英殿，一殿殿的玉陛金階，擺列著文冠武弁；也有那大明宮、昭陽宮、長樂宮、華清宮、建章宮、未央宮，一宮宮的鐘鼓管籥，撒抹了閨怨春愁。也有禁苑的露花勻嫩臉，也有御溝的風柳舞纖腰。通衢上，也有個頂冠束帶的，盛儀容，乘五馬；幽僻中，也有個持弓挾矢的，撥雲霧，貫雙鵝。花柳的巷，管弦的樓，春風不讓洛陽橋。取經的長老，回首大唐肝膽裂；伴師的徒弟，息肩小驛夢魂消。

看不盡寶象國的景致。師徒三眾收拾行李、馬匹，安歇館驛中。

唐僧步行至朝門外，對閤門大使道：「有唐朝僧人，特來面駕，倒換文牒，乞為轉奏轉奏。」那黃門奏事官連忙走至白玉階前奏道：「萬歲，唐朝有個高僧，欲求見駕，倒換文牒。」那國王聞知是唐朝大國，且又說是個方上聖僧，心中甚喜，即時准奏。叫：「宣他進來。」把三藏宣至金階，舞蹈山呼禮畢。兩邊文武多官無不嘆道：「上邦人物，禮樂雍容如此。」那國王道：「長老，你到我國中何事？」三藏道：「小僧是唐朝釋子，承我天子敕旨，前往西方取經。原領有文牒，到陛下上國，理合倒換。故此不識進退，驚動龍顏。」國王道：「既有唐天子文牒，取上來看。」三藏雙手捧上去，展開放在御案上。牒云：

南瞻部洲大唐國奉天承運唐天子牒行：切惟朕以涼德，嗣續丕基，事神治民，臨深履薄，朝夕是懼。前者先救涇河老龍，獲譴於我皇皇后帝，三魂七魄，倏忽陰司，已作無常之客。因有陽壽未絕，感冥君放送回生，廣陳善會，修建度亡道場。感蒙救苦觀世音菩薩金身出現，指示西方有佛有經，可度幽亡，超脫孤魂。特著法師玄奘，遠歷千山，詢求經偈。倘到西邦諸國，不減善緣，照牒放行。須至牒者。大唐貞觀一十三年秋吉日，御前文牒。(上有寶印九顆)

國王見了，取本國玉寶，用了花押，遞與三藏。

三藏謝了恩，收了文牒，又奏道：「貧僧一來倒換文牒，二來與陛下寄有家書。」國王大喜道：「有甚書？」三藏道：「陛下第三位公主娘娘，被碗子山波月洞黃袍妖攝將去，貧僧偶爾相遇，故寄書來也。」國王聞言，滿眼垂淚道：「自三年前不見了公主，兩班文武官也不知貶退了多少，宮內宮外大小婢子、太監也不知打死了多少；只說是走出皇宮，迷失路徑，無處找尋。滿城中百姓人家，也盤詰了無數，更無下落。怎知道是妖怪攝了去。今日乍聽得這句話，故此傷情流淚。」三藏袖中取出書來獻上。國王接了，見有「平安」二字，一發手軟，拆不開書。傳旨宣翰林院大學士上殿讀書。學士隨即上殿。殿前有文武多官，殿後有后妃宮女，俱側耳聽書。學士拆開朗誦。上寫著：

不孝女百花羞頓首百拜大德父王萬歲龍鳳殿前，暨三宮母后昭陽宮下，及舉朝文武賢卿臺次；拙女幸托坤宮，感激劬勞萬種。不能竭力怡顏，盡心奉孝。乃於三年前八月五日良夜佳辰，蒙父王恩旨，著各宮排宴，賞玩月華，共樂清霄盛會。正歡娛之間，不覺一陣香風，閃出個金睛藍面青髮魔王，將女擒住，駕祥光，直帶至半野山中無人處，難分難辨，被妖倚強，霸占為妻。是以無奈捱了一三年，產下兩個妖兒，盡是妖魔之種。論此真是敗壞人倫，有傷風化，不當傳書玷辱。但恐女死之後，不顯分

明。正含怨思憶父母，不期唐朝聖僧亦被魔王擒住。是女滴淚修書，大膽放脫，特托寄此片楮，以表寸心。伏望父王垂憫，遣上將早至碗子山波月洞捉獲黃袍怪，救女回朝，深為恩念。草草欠恭，面聽不一。

逆女百花羞再頓首頓首。

那學士讀罷家書，國王大哭，三宮滴淚，文武傷情，前前後後，無不哀念。

國王哭之許久，便問兩班文武：「那個敢興兵領將，與寡人捉獲妖魔，救我百花公主？」連問數聲，更無一人敢答。真是木雕成的武將，泥塑就的文官。那國王心生煩惱，淚若湧泉。只見那多官齊俯伏奏道：「陛下且休煩惱。公主已失，至今一□三載無音，偶遇唐朝聖僧，寄書來此，未知的否。況臣等俱是凡人凡馬，習學兵書武略，止可佈陣安營，保國家無侵陵之患。那妖精乃雲來霧去之輩，不得與他覷面相見，何以征救？想東土取經者，乃上邦聖僧。這和尚道高龍虎伏，德重鬼神欽，必有降妖之術。自古道：『來說是非者，就是是非人。』可就請這長老降妖邪，救公主，庶為萬全之策。」

那國王聞言，急回頭，便請三藏道：「長老若有手段，放法力，捉了妖魔，救我孩兒回朝，也不須上西方拜佛，長髮留頭，朕與你結為兄弟，同坐龍床，共享富貴如何？」三藏慌忙啟上道：「貧僧粗知念佛，其實不會降妖。」國王道：「你既不會降妖，怎麼敢上西天拜佛？」那長老瞞不過，說出兩個徒弟來了。奏道：「陛下，貧僧一人，實難到此。貧僧有兩個徒弟，善能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保貧僧到此。」國王怪道：「你這和尚大沒理，既有徒弟，怎麼不與他一同進來見朕？若到朝中，雖無中意賞賜，必有隨分齋供。」三藏道：「貧僧那徒弟醜陋，不敢擅自入朝，但恐驚傷了陛下的龍體。」國王笑道：「你看你這和尚說話，終不然朕當怕他？」三藏道：「不敢說。我那大徒弟姓豬，名悟能八戒，他生得長嘴獠牙，鬃鬃扇耳，身粗肚大，行路生風。第二個徒弟姓沙，法名悟淨和尚，他生得身長丈二，臂闊三停，臉如藍靛，口似血盆，眼光閃灼，牙齒排釘。他都是這等模樣，所以不敢擅領入朝。」國王道：「你既這等樣說了一遍，寡人怕他怎的？宣進來。」隨即著金牌至館驛相請。

那馱子聽見來請，對沙僧道：「兄弟，你還不教下書哩，這才見了下書的好處。想是師父下了書，國王道，捎書人不可怠慢，一定整治筵宴待他；他的食腸不濟，有你我之心，舉出名來，故此著金牌來請。大家吃一頓，明日好行。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知道是甚緣故，我們且去來？」遂將行李、馬匹俱交付驛丞，各帶隨身兵器，隨金牌入朝。早行到白玉階前，左右立下，朝上唱個喏，再也動。那文武多官，無人不怕。都說道：「這兩個和尚醜陋也罷，只是粗俗太甚，怎麼見我王更不下拜，喏畢半身，挺然而立？可怪，可怪。」八戒聽見道：「列位，莫要議論，我們是這般：乍看果有些醜，只是看下些時來，卻也耐看。」

那國王見他醜陋，已是心驚。及聽得那馱子說出話來，越發膽顫，就坐不穩，跌下龍床。幸有近侍官員扶起。慌得個唐僧跪在殿前，不住的叩頭道：「陛下，貧僧該萬死，萬死。我說徒弟醜陋，不敢朝見，恐傷龍體，果然驚了駕也。」那國王戰兢兢走近前，攙起道：「長老，還虧你先說過了；若未說，猛然見他，寡人一定誑殺了也。」國王定性多時，便問：「豬長老、沙長老，是那一位善於降妖？」那馱子不知好歹，答道：「老豬會降。」國王道：「怎麼家降？」八戒道：「我乃是天蓬元帥，只因罪犯天條，墮落下世，幸今皈正為僧。自從東土來此，第一會降妖的是我。」國王道：「既是天將臨凡，必然善能變化。」八戒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也將就曉得幾個變化兒。」國王道：「你試變一個我看看。」八戒道：「請出題目，照依樣子好變。」國王道：「變一個大的罷。」

那八戒他也有三□般變化，就在階前賣弄手段，卻便捻訣念咒，喝一聲叫：「長！」把腰一躬，就長有八九丈長，卻似個開路神一般。嚇得那兩班文武戰戰兢兢，一國君臣呆呆掙掙。時有鎮殿將軍問道：「長老，似這等變得身高，必定長到甚麼去處，才有止極？」那馱子又說出歇話來道：「看風。東風猶可，西風也將就；若是南風起，把青天也拱個大窟窿。」那國王大驚道：「收了神通罷，曉得是這般變化了。」八戒把身一挫，依然現了本相，侍立階前。

國王又問道：「長老此去，有何兵器與他交戰？」八戒腰裡掣出鈿來道：「老豬使的是釘鈿。」國王笑道：「可敗壞門面。我這裡有的是鞭、簡、瓜、鎚，刀、槍、鉞、斧，劍、戟、矛、鏃，隨你選擇稱手的拿一件去。那鈿算做甚麼兵器？」八戒道：「陛下不知。我這鈿雖然粗夯，實是自幼隨身之器。曾在天河水府為帥，轄押八萬水兵，全仗此鈿之力。今臨凡世，保護吾師，逢山築破虎狼窩，遇水掀翻龍蟹穴，皆是此鈿。」

國王聞得此言，□分歡喜心信。即命九嬪妃子：「將朕親用的御酒整瓶取來，權與長老送行。」遂滿斟一爵，奉與八戒道：「長老，這杯酒，聊引奉勞之意。待捉得妖魔，救回小女，自有大宴相酬，千金重謝。」那馱子接杯在手，人物雖是粗魯，行事倒有斯文，對三藏唱個大喏道：「師父，這酒本該從你飲起；但君王賜我，不敢違背，讓老豬先吃了，助助興頭，好捉妖怪。」那馱子一飲而乾，才斟一爵，遞與師父。三藏道：「我不飲酒，你兄弟們吃罷。」沙僧近前接了。八戒就足下生雲，直上空裡。國王見了道：「豬長老又會騰雲？」

馱子去了，沙僧將酒亦一飲而乾，道：「師父，那黃袍怪拿住你時，我兩個與他交戰，只戰個手平。今二哥獨去，恐戰不過他。」三藏道：「正是，徒弟啊，你可去與他幫幫功。」沙僧聞言，也縱雲跳將上去。那國王慌了，扯住唐僧道：「長老，你且陪寡人坐坐，也莫騰雲去了。」唐僧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，我半步兒也去不得。」此時二人在殿上敘話不題。

卻說那沙僧趕上八戒道：「哥哥，我來了。」八戒道：「兄弟，你來怎的？」沙僧道：「師父叫我來幫幫功的。」八戒大喜道：「說得是，來得好。我兩個努力齊心，去捉那怪物，雖不怎的，也在此國揚揚姓名。」你看他：

鬚鬚祥光辭國界，氤氳瑞氣出京城。

領王旨意來山洞，努力齊心捉怪靈。

他兩個不多時到了洞口，按落雲頭。八戒掣鈿，往那波月洞的門上盡力氣一築，把他那石門築了斗來大小的個窟窿。嚇得那把門的小妖開門，看見是他兩個，急跑進去報道：「大王，不好了，那長嘴大耳的和尚，與那晦色氣臉的和尚，又來把門都打破了。」那怪驚道：「這個還是豬八戒、沙和尚二人。我饒了他師父，怎麼又敢復來打我的門？」小妖道：「想是忘了甚麼物件，來取的。」老怪咄的一聲道：「胡纏，忘了物件，就敢打上門來？必有緣故。」急整束了披掛，綽了鋼刀，走出來問道：「那和尚，我既饒了你師父，你怎麼又敢來打上我門？」八戒道：「你這潑怪幹得好事兒。」老魔道：「甚麼事？」八戒道：「你把寶象國三公主騙來洞內，倚強霸占為妻，住了一□三載，也該還他了。我奉國王旨意，特來擒你。你快快進去，自家把繩子綁縛出來，還免得老豬動手。」那老怪聞言，□分發怒。你看他屹迸迸，咬響鋼牙；滴溜溜，睜圓環眼；雄糾糾，舉起刀來；赤淋淋，攔頭便砍。八戒側身躲過，使釘鈿劈面迎來；隨後又有沙僧舉寶杖趕上前齊打。這一場在山頭上賭鬥，比前不同。真是：

言差語錯招人惱，意毒情傷怒氣生。這魔王大鋼刀，著頭便砍；那八戒九齒鈿，對面來迎。沙悟淨丟開寶杖，那魔王抵架神兵。一猛怪，二神僧，來來往往甚消停。這個說：「你騙國理該死罪。」那個說：「你羅閑事報不平。」這個說：「你強婚公主傷國體。」那個說：「不干你事莫閑爭。」算來只為捎書故，致使僧魔兩不寧。

他們在那山坡前戰經八九個回合，八戒漸漸不濟將來，釘鈿難舉，氣力不加。你道如何這等戰他不過？當時初相戰鬥，有那護法諸神，為唐僧在洞，暗助八戒、沙僧，故僅得個手平；此時諸神都在寶象國護定唐僧，所以二人難敵。

那馱子道：「沙僧，你且上前來與他鬥著，讓老豬出恭來。」他就顧不得沙僧，一溜往那蒿草薜蘿荆棘葛藤裡，不分好歹，一頓鑽進。那管刮破頭皮，搨傷嘴臉，一轆轤睡倒，再也不敢出來。但留半邊耳朵，聽著梆聲。

那怪見八戒走了，就奔沙僧。沙僧措手不及，被怪一把抓住，捉進洞去。小妖將沙僧四馬攢蹄纏住。

畢竟不知端的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